

【流光碎影】

## 百年沧桑话“成丰”

□朱晔

上个世纪初,济南面粉工业迅速崛起。1913年至1923年的十年间,先后有十余家面粉公司逐鹿商场,年产面粉800余万袋,总产值约占全市的一半,济南成为当时全国面粉供应六大城市之一。在济南面粉业争雄中,以苗杏村、苗星垣为首的苗氏集团,先后开办了“成丰”、“成记”两家面粉公司,“成丰”则是苗氏集团进军工业领域的初步尝试。

### 二苗联合建成丰

苗杏村(1871-1941),桓台县索镇人,业界人称“大苗”。他早年在沂口开粮栈,民国初年任济南粮食同业公会会长。他首创成丰、成记、成通、成大等面粉和纺织企业,曾任董事长。电视剧《大染坊》中的苗翰东,即以苗杏村为原型。他的堂弟苗世德(1891-1958),字星垣,时人称其为“小苗”。1910年来济南当粮栈伙计,1920年与人合伙组建同聚粮栈,任经理。

苗杏村搞粮油贸易起家,“五四运动”前后,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,萌生建面粉厂的念头。1918年,他参股惠丰面粉厂,但与儿女亲家、惠丰董事长穆伯仁产生了矛盾,以致分道扬镳。1921年他毅然决定联合苗星垣、王冠东等人创建成丰面粉公司。在公司创办过程中,大苗小苗各显神通。创建伊始,股东集资仅7.5万元,远不足用。苗杏村曾为“面粉大王”之称的无锡荣宗敬代购小麦,交情深厚。这时他请求荣氏帮忙从外国赊购磨粉设备,荣宗敬

慨然应允。

1922年8月成丰面粉公司开业,大苗任董事长,小苗任经理。公司拥有磨粉机7台、日产等级面粉8.8万斤,当年赢利7.5万元。随后吸收曾任交通部次长的劳逊五、青岛警察厅厅长成逸庵等的大量投资,到1930年已拥有磨粉机25台、职工600余人,日产达35万斤,各项指标均居济南面粉同业之首。

### 风浪骤起,一波三折

成丰的快速发展加剧了面粉业的竞争,苗杏村的亲家穆伯仁开始从中作梗。1924年,公司资金一时周转失灵,穆伯仁乘机制造成丰危机、亏赔不堪的舆论,各家银行纷纷要求收回贷款。公司董事车百闻急忙出面,拉来东莱银行经理于耀西入股2万元并放贷200万元,才让成丰逃过一劫。于耀西通过入股和放贷当上了公司董事长,这就出现一个公司两个董事长的怪事。公司经理苗星垣和于耀西的矛盾日益加剧,在董事会上经常吵得不可开交。“五三”惨案后于耀西因汉奸罪

入狱,苗星垣借此机会把他赶出了公司。

按下葫芦瓢起来。于耀西的风波平定不久,苗杏村和苗星垣又起了冲突。原来成丰公司自建成后一直由经理苗星垣打理,公司重要部门人选都是他的老班底。苗杏村虽然是董事长兼总经理,却是“啥也说了不算,甚至连个练习生都推荐不上”。这样的矛盾不断激化而且逐渐公开,苗杏村难以忍受这种尴尬,以至二人分手,日后自己组建了成记面粉公司。但大苗小苗始终没有决裂,不久又再度联手。

### 跨业经营,开办纱厂

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,济南的面粉业危机频现,全市十家面粉企业有四家倒闭。成丰公司“开机三分之二”。然而,那时纺织业却商机涌动。济南是全国主要棉花市场之一,大量原棉外运,棉纱又靠外地输入,全市仅有的两家纺纱厂鲁丰纱厂正濒临破产。此时进军纺织业势必有利可图。于是苗杏村、苗星垣摒弃前嫌,再度联手,于

1932年创建成通纱厂。

建厂之初,大苗、小苗筹集股金75万元,再求荣宗敬担保,向英国怡和洋行赊购一万枚纱锭的全套设备,向安利洋行赊购1500千瓦的发电机一部,另外由成丰铁工部自制制纱机四十台和其他机器配件。1933年5月投产,1937年扩充到19600枚纱锭,年产量达14000余件。成通建厂速度之快、发展之猛,苗星垣、苗海南兄弟功不可没。早在1924年苗星垣就想创办纱厂,所以未雨绸缪,支持三弟苗海南报考南通纺织学院,1928年又送三弟赴英留学学习纺织专业,从而培养了后备人才。1932年苗海南学成回国赴青岛日商纱厂考察学习。日商经理怕技术外泄不让进厂,他在朋友的帮助下,身穿工作服化装进车间,仔细查看纺纱工艺流程和关键设备,并把工厂的管理办法、操作规程、机械装备分别用图文记录。他还通过朋友结识和联络了在纱厂做工的二十名技工、熟练工,来成通工作。后来,他又把二十名新工人送到青岛一家纱厂培训。成通投产后,这批人都成了师傅和骨干。《大染坊》中小六子的高招,大概源出于此。不久,苗杏村收购了鲁丰纱厂,组建了成大纱厂。

正当苗氏集团经营发展大展宏图之际,抗日战争爆发了。卢沟桥的炮声使苗氏集团遭遇灭顶之灾。苗氏苦心经营的企业完全被侵略者吞并,苗杏村在惊恐和痛苦中于1941年含恨辞世,苗星垣、苗海南也只能对天长叹。抗战胜利后,虽然几经周折苗氏企业又物归原主,但三年内战,风雨飘摇,成丰面粉公司也被撤退前的国军炮火焚毁。

新中国成立,成丰公司修复设备投产。1956年公私合营,苗星垣出任市政协常委、济南粮食工业公司副经理。此后,原茂新、宝丰等厂合并到该厂。1966年该厂转产杂合面、地瓜面,一度更名为“济南东风粮食加工厂”、“济南粮食加工厂”,后更名为“成丰粮油食品公司”。



▲成丰公司股票  
►火灾后的制粉大楼



【口述城事】

## 白云洞重修印象记

□王海清

作为一名普通游客,笔者有幸于去年夏、今年秋两次游览济南白云洞,既领略了美好的自然风光,又见证了正在兴建的白云洞重修工程。

白云洞地处历城区西营镇丁家峪村旁青龙山中,史载有道观建于元代,明、清曾多次重修。其后日渐衰颓,遗迹则仍存留。近年来,随着经济发展和对文化建设的重视,文物保护工作也不断得到推进。济南企业家陈庆新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,自2005年起实施“承包青龙山,重修白云洞”之举,前后付出近8年的努力,四座仿古式建筑全部落成。据一位年长又多次到过此地的游客介绍,过去的道观主要集中在白云洞,如今重修比过去的规模大得多,特别是两座正殿巍峨壮观、飞檐隐隐、榭联闪闪,与建筑内饰的花梁画栋和殿外奇松异柏

相辉映,构成了规模空前的当代济南白云洞的新景观。

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道观重修理所当然地应与道家文化的精华传承相联系,所以白云洞的建筑、神像、文字等均遵循道家规范。第一座正殿南北两壁增添了壁画,正是本次白云洞重修工程的一个亮点。这两幅壁画设计独到,色彩斑斓,气势宏伟,其画幅之大,人物之多,服饰之异,表情之正,并不多见。该壁画的作者正是国内知名的线描艺术高手、山东新闻美术家协会主席叶兆信。

在山崖上刻好的文字称为摩崖,在本次白云洞重修工程中,占有很大比重。沿着时陡时平的硬化路和崎岖的山间小路行走,可见四处大的摩崖,它们都很有特点。首先,摩崖的书写者大都在国内享有盛誉,如著

名学者、红学大师冯其庸先生,章太炎先生的学生、书法大家姚奠中先生,著名教育家、国学大家、书法家周退密先生,著名学者、古文字研究专家张颌先生。其次,摩崖本身字体大小适中,与崖面很协调。叶兆信书写的“寿”字高达7米,是少有的“高寿”,其他最小的字也有一二米见方。再是,四处摩崖均处在最适宜留题的地方,近看动人心魄,远望发人深思,在整个景观中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。“洞天福地”四字笔如神来、酣畅淋漓;“道法自然”、“瑶台仙境”八个字大气端庄、稳重,传递着书法艺术的真谛和道家文化的精要。刻石“甘露”的篆书,古朴、考究,给洞中的滴水泉以最贴切的象征。

青龙山的自然植被茂密,重修者处处谨慎,仔细保护原貌,使道观重修工程锦上添花。

据介绍,这里春有万物萌发,生机一片;夏有浓绿葱茏,一望无垠;秋有黄芦红叶,装扮美景;冬有古老松柏,苍翠峥嵘。走近白云洞内,滴水泉叮咚作响,聚细流,水滴而成潭,两潭澄澈见底。置身洞外环视,万树繁枝茂盛,各有风采,各展姿态。还有崖下数座残碑记载着历史沧桑,弯曲山路串联着步步精彩,都为重修的道观增添着清幽和神秘。可以说,这里既是一个参悟、领会道家文化内涵的新景观,又是一个游览胜景、陶冶情操、修身养性的好去处。

谨以摩崖内容连接成句作为结束语:富贵吉祥总难求,龙山白云送无忧。洞天福地明高下,道法自然辨去留。瑶台仙境知和谐,高寿面前祛烦愁。甘露滋润润成日,自有梦圆传千秋。



【忆海拾珠】

## 不能辱了咱济南府的名声

□陶玉山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你如果路过大明湖西南门正对的西城根街的街口,稍一留神就会看到一个烤地瓜的摊位。卖烤地瓜的老头几乎每天都在这里摆摊,可以说是一年四季,风雨无阻。这位体型和他的烤地瓜的炉子一样矮矮胖胖的老头就是绰号叫“地瓜炉子”的李爷爷。

那时,我姥爷独自一人居住在西城根街南头的太平街,和李爷爷是街坊,是几十年的“铁哥们”。我经常来姥爷家住几天,久而久之就和李爷爷混熟了。李爷爷的烤地瓜那是有名的当地一绝:地瓜都是南山著名的黄皮地瓜,皮薄瓤甜,大小适中,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:外表不糊,内里不夹生,薄皮微微开缝,露出黑褐色的极具诱惑力的地瓜油,老远就能闻到特有的香味。

李爷爷卖烤地瓜讲究童叟无欺,买卖公平,价钱合理,所以他的主顾很多,常常是到了天擦黑要收摊时,还有顾客光顾。有时碰到小孩买烤地瓜带的钱不够,李爷爷就爽快地让其先吃再说,那种豪爽大方让人由衷地敬佩。李爷爷好讲故事,什么水浒、三国、杨家将、大小八义、岳飞传,想到哪段就讲哪段,听得我常常是如痴如醉,神魂颠倒。当然,李爷爷讲得最好的,则是家在咱济南老城区五龙潭附近的隋唐名将秦琼秦叔宝。“那秦琼秦叔宝虽然在隋唐名将中排名第十六,但他讲义气,为朋友两肋插刀,那时无人能比,给咱济南府挣下了说不尽的名气,要唐朝皇帝安排他当门神嘛。那一回……”讲到兴奋得意处,李爷爷手舞足蹈,甚至连地瓜也不烤了,买卖也不做了。后来,我年龄大了,看了这些书,才知道李爷爷讲的很多地方都有误,至于张冠李戴的那更是不在少数。记得那时,每讲完一段,李爷爷都会给我一个烤好的地瓜作为忠实听众的奖励。姥爷知道了,就会给李爷爷送去三两酒或二两豆腐皮。“你李爷爷也不容易的。”姥爷每次都这么说。

大约是1976年的秋天,西城根街上来两个逃荒要饭的,是娘儿俩,说是老家河南遇到了水灾。她们蓬头垢面,面黄肌瘦,说话都没有多少力气。李爷爷见状,二话不说,拿出几个烤得流油的地瓜递过去,晚上又让这娘儿俩住在自己的屋里休息,自己守在地瓜炉子旁凑合一宿。有好事者说你孤老头子不如娶了那个娘儿俩,自己有人照顾了不说,还让她们娘儿俩有了个家,可以说是两全其美。谁知李爷爷听了火冒三丈,勃然大怒:“俺怎么能乘人之危干这样的腌臜事。这不辱了咱济南府讲仁义的名声了吗!”听说那娘儿俩走时一个劲儿给李爷爷磕头致谢。过了没多久,平时几乎从来不打针吃药的李爷爷就病倒了,有人说是外面睡了一宿,受了风寒,老胳膊老腿的抵抗力不行了。又过了没多久,李爷爷就撒手西去。听说他老人家出殡那天,街上的邻居都来送行。

现在,每次我途经西城根街,都会不由自主地往街口张望一下,李爷爷的音容笑貌往会浮现在眼前,让我唏嘘不已,感慨万端。李爷爷虽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,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感人事迹,他老人家那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,那种助人为乐的品德却让我难忘……

□投稿邮箱:  
qlwbxujing@sina.com